

李栗谷《人心道心图说》中的“图”纠错*

谢晓东 沙日娜

内容摘要: 李栗谷的《人心道心图说》中的“图”存在严重错误。在“说”中对人心的规定是有善有恶,而“图”中人心的指向仅仅为恶;在“说”中对四端的规定是道心及人心之善,而“图”中四端仅指道心而未涵盖人心之善。于是,“图”与“说”就存在严重冲突。其实,“图”对人心的描述属于栗谷人心道心思想的前说,而“说”对人心的看法则属于其人心道心思想的后说。导致“图”存在错误的原因,可以区分为非学术原因与学术原因。“图”之错误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因而不应该轻视。应该在“图”中的“人心”一词与“善”一词之间加上一条直线,从而既明确了人心有善有恶,又说明了四端涵盖道心及人心之善。一旦这样修改,就消除了“图”与“说”之间的不一致。

关键词: 李栗谷 《人心道心图说》 人心之善 四端 错误

众所周知,韩国儒学的一大特点就是以图解说。^①韩国儒者大多喜欢用以图解说的方法来表达自己性理学思想,一代大儒李栗谷(名珥,1536-1584)也不例外。栗谷所作的图说并不多,其中著名者为《性情图说》和《人心道心图说》。就本文而言,我们所关注的是《人心道心图说》。《人心道心图说》是研究栗谷人心道心思想的核心文本,^②因而在东亚儒学的人心道心问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熟悉东亚儒学的学者都知道,人心道心问题是东亚儒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笔者通过深度阅读发现:《人心道心图说》中“图”与“说”存在两大矛盾,前者是关于人心的,而后者是关于四端的。第一,在“说”中对人心的规定是有善有恶,而“图”中人心的指向仅仅为恶;第二,在“说”中对四端的规定是道心及人心之善,而“图”中四端仅指道心而未涵盖人心之善。这两大矛盾就意味着“图”与“说”出现了明显不一致。笔者以为,这么重要的一份文献存在如此严重的问题,是值得仔细探究的。本文采纳的论证方式是以人心为中心而兼顾四端。^③需要指出的是,李栗谷的人心道心论述所直接针对的是李退溪“人心,

*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规划办重点项目“东亚朱子学中的人心道心问题研究”(编号:FJ2016A026)、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东亚朱子学中的人心道心问题”(编号:2016JH0017)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研究”(编号:13&ZD062)。

① 李甦平《韩国儒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43页。

② 研究李栗谷的人心道心思想,《人心道心图说》是绕不过去的。比如,张敏《立言垂教:李珥哲学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杨祖汉《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的重要论争》,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版;林月惠《异曲同调:朱子学与朝鲜性理学》,台大出版中心,2010年版;李甦平《韩国儒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以及一些韩国学者的论著,比如裴宗镐《韩国儒学史》,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73年版;以及《韩国儒学·哲学的展开》(中),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85年版;李基镛《栗谷李珥·人心道心论研究》,延世大学校大学院哲学系,1995年答辩之博士论文;李现任延世大学哲学系教授;宋锡球《李栗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版。上述韩国内外的论著都极为重视通过《人心道心图说》去研究栗谷的人心道心思想。

③ 分析人心比分析四端更为根本,对人心的规定直接决定了四端涵盖范围的大小。如果人心是恶,那么四端就只能与道心一致;如果人心一旦兼善恶,在四端指善情的条件下,四端就必然涵盖道心及人心之善。

七情是也;道心,四端是也”^①的观点。退溪认为道心人心与四端七情之间具有平行对应性,而栗谷则试图否定这种平行对应关系。笔者判断,这应该就是栗谷人心道心思想尤其是《人心道心图说》的问题意识所在。基于此,在《人心道心图说》中,栗谷认为四端涵盖了道心及人心之善,从而否定了退溪的道心四端说;他认为七情包括了道心人心,从而否定了退溪的人心七情说。

一、为何认定《人心道心图说》中“图”与“说”存在矛盾

我们在引言中已经简单指出了《人心道心图说》的问题所在,现在来具体说明为何认定“图”与“说”存在矛盾。

1. 《人心道心图说》文本

《人心道心图说》不是李栗谷一时心血来潮的作品,而是其奉朝鲜国王(宣祖)的命令于壬午年撰写并上呈的^②。因而,该文献的严肃性是可想而知的。为了论证的便利,兹录其全文于下。

“臣按:天理之赋于人者谓之性,合性与气而为主宰于一身者谓之心,心应事物而发于外者谓之情。性是心之体,情是心之用,心是未发已发之总名,故曰心统性情。性之目有五,曰仁义礼智信。情之目有七,曰喜、怒、哀、惧、爱、恶、欲。情之发也,有为道义而发者,如欲孝其亲,欲忠其君,见孺子入井而恻隐,见非义而羞恶,过宗庙而恭敬之类是也。此则谓之道心。有为口体而发者,如饥欲食、寒欲衣、劳欲休、精盛思室之类是也。此则谓之人心。理气浑融,元不相杂。心动为情也,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安有理发气发之殊乎?但道心虽不离乎气,而其发也为道义,故属之性命。人心虽亦本乎理,而其发也为口体,故属之形气。方寸之中,初无二心。只于发处,有此二端,故发道心者,气也,而非性命则道心不生。原人心者,理也,而非形气则人心不生,此所以或原或生,公私之异者也。道心,纯是天理,故有善而无恶。人心,也有天理,也有人欲,故有善有恶。如当食而食,当衣而衣,圣贤所不免,此则天理也。因食色之念而流而为恶者,此则人欲也。道心只可守之而已。人心易流于人欲,故虽善亦危。治心者,于一念之发,知其为道心,则扩而充之。知其为人心,则精而察之,必以道心节制,而人心常听命于道心,则人心亦为道心矣。何理之不存,何欲之不遏乎?真西山论天理人欲极分晓,于学者功夫,甚有益。但以人心专归之人欲,一意克治,则有未尽者。朱子既曰虽上智不能无人心,则圣人亦有人心矣,岂可尽谓之人欲乎?以此观之,则七情即人心道心善恶之总名也。孟子就七情中剔处善一边,目之以四端,四端即道心及人心之善者也。四端不言信者,程子曰:既有诚心为四端,则信在其中矣。该五性之性,如五行之土,无定位,无专气,而寄旺于四时。论者或以四端为道心,七情为人心。四端固可谓之道心矣,七情岂可只谓之人心乎?七情之外无他情,若偏指人心,则是举其半而遗其半矣。子思子以七情之未发者谓之中,已发者谓之和,论性情之全德,而只举七情,则宁有偏举人心之理乎?此则较然无可疑者矣。性具于心而发为情,性既本善,则情亦宜无不善。而情或有不善者,何耶?理本纯善,而气有清浊。气者,盛理之器也。当其未发,气未用事,故中体纯善。及其发也,善恶始分。善者,清气之发也。恶者,浊气之发也。其本则只天理而已。情之善者,乘清明之气,循天理而直出,不失其中,可见其为仁义理智之端,故目之以四端。情之不善者,虽亦本乎理,而既为污浊之

^① [韩]李滉《答李宏仲问目》,《退溪先生文集》卷三十六,《韩国文集丛刊》第30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年,第310页。

^② 根据《人心道心图说》中“奉教制进”的话语,以及正文的开头的“臣按”两字,以及文末的“臣不揆愚僭”五字,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壬午年是1582年,一年多以后,栗谷就英年(49岁)早逝了。故而,《人心道心图说》是栗谷名副其实的晚年作品。

气所掩,失其本体而横生过或不及。本于仁而反害仁,本于义而反害义,本于礼而反害礼,本于智而反害智,故不可谓之四端耳。周子曰五性感动而善恶分,程子曰善恶皆天理,朱子曰因天理而有人欲,皆此意也。今之学者,不知善恶由于气之清浊,求其说而不得,故乃以理发者为善,气发者为恶,使理气有相离之失,此是未莹之论也。臣不揆愚僭,谨作图如左。”^①



《人心道心图说》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本,它集中阐发了栗谷对人心、道心概念的界定,以及对人心道心关系的理解。该文一方面正面阐述了李栗谷的观点,另一方面又批评了论敌李退溪(滉,1501-1570)的理气互发说。为了使论文不显得过于枝蔓,有必要将论述聚焦到本文的主题之上。

2. 《人心道心图说》中的“图”与“说”之对比

现在,我们来具体对比一下“说”与“图”,看看二者的不一致之处。先看引文中的第一处黑体字,“道心 纯是天理 故有善而无恶。人心 也有天理 也有人欲 故有善有恶。”很明显,李栗谷对道心的善恶之规定是纯善,对人心的规定是有善有恶。再看引文中的第二处黑体字,“孟子就七情中别处善一边,目之以四端。四端即道心及人心之善者也。”可见,四端涵盖了道心(纯善)与人心之善。接着来看左边的“图”。我们聚焦于“图”的中、下部,^②以从右到左的顺序观察,首先可以发现“图”将道心指向善,这和“说”是一致的,故而没有问题。道心属于四端,是“天理之直出者”,这与文本中的语言一致,故而没有问题。但是,在“说”中对四端的规定是“道心及人心之善者”,而“图”中四端仅指道心而未涵盖人心之善。^③这是第一处不一致的地方。其次可以发现,在人心与道心所在的两条断线之间,有六个汉字“总名之曰七情”,这和“说”中的“以此观之,则七情即人心道心善恶之总名也”的看法也是一致的。换言之,人心(有善有恶)和道心(善)的总名就是七情,即七情涵盖了人心与道心。最后来看“图”中部的左边,又发现了一个矛盾“图”将人心全部指向了恶!这就和“说”认为人心有善有恶的话语直接冲突。此外,人心之恶是“本仁而反害仁”等,因而是“人欲之横生者”的图示,和“说”的内容一致,故而没有问题。

二、如何解释“图”与“说”的矛盾

到目前为止,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人心道心图说》中的“图”与“说”在对人心之善恶的规定性上,以及对四端涵盖范围的大小上,确实存在着矛盾。但是,在继续这个方向之前,先考虑一下其他可能性,或许是一种更为稳妥的作法。

① [韩]李珣《人心道心图说》,《栗谷全书》卷十四,收入《心经注解丛编》(二),[韩]宋熹准编,大田:学民文化社,2005年,第121-125页。

② “图”的上半部没有问题,故而本文就不再讨论了。

③ 需要指出的是,在“说”中,有“四端固可谓之道心矣”的提法。换言之,“说”本身在四端的范围大小上也有内部冲突。其实,这也是本文的论证以人心为主,而以四端为辅的另一基本理由。相对而言,笔者更认可“四端即道心及人心之善者也”的表述。理由之一,“四端即道心及人心之善者也”前后文有关于该判断的证明过程,而“四端固可谓之道心矣”则是孤语,前后文没有分析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有证明过程的效力更高。理由之二,“四端固可谓之道心矣”可以解释为“四端不可只谓之道心矣”之误。假如这样,既消除了该句与前文的冲突,又呼应了后文“七情岂可只谓之心乎”的论述。

1. 假设“图”没有问题 其成立的思想条件是什么?

或许有人会反驳道,李栗谷号称韩国儒学的“双璧”之一,是一位体大思精的哲学家,怎么可能犯这种错误呢?况且,即便是他犯了这个错,难道之后500多年的韩国儒家都没有人发现这点吗?^①先假设“图”没有问题,看看其成立的思想条件是什么。根据“图”,道心是善,人心是恶。那么,李栗谷到底有没有这种思想呢?在笔者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关于人心道心论,栗谷先后有两说,前说是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后说是道心为主人心听命说。^②“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是李栗谷在和成牛溪(浑,1535-1598)的辩论过程中得以阐发的,时间是在西元1572年。“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的原始表述是这样的“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为终始焉。……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者,何谓也?今人之心,直出于性命之正,而或不能顺而遂之,间之以私意,则是始以道心,而终以人心也。或出于形气,而不拂乎正理,则固不违于道心矣。或拂乎正理,而知非制伏,不从其欲,则是始以人心,而终以道心也。”^③通俗地说,人心道心是对立的,从道心出发,由于私意的作用,可以走向人心。而从人心出发,主体予以克制后,可以走向道心。在东亚儒学的人心道心思想史中,栗谷的这个观点非常独特。其要点有二:第一,人心道心是对立不可并存的;第二,人心道心可以相为始终。由于第二点和本文主题的相关性较弱,故而此处仅仅分析人心与道心的对立性。就此点而言,栗谷是这么论证的。在“人心道心不能相兼”命题中,所谓不能“相兼”指人心道心是“两边说下”,是“相对说下矣”。简单地说,就是人心道心是矛盾对立的。用学术语言解释,就是人心道心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包含关系。其实,相关说法在李栗谷答成牛溪的前两封书信里多次出现。比如,在第二封答书中,栗谷声称,“盖人心道心,相对立名。既曰道心,则非人心。既曰人心,则非道心。故可作两边说下矣。”^④可见,人心和道心是对立的,不可并存的,是非此即彼的。二者的对立,当然是道德价值的对立,也就是善恶。栗谷在此处是把人心理解为人欲,从而道心人心等值于天理人欲。^⑤这个观点和二程的学说是一致的,但是却和朱熹的晚年定论,^⑥存在明显不同。故而,在作为前说的“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中,人心与道心是对立的,人心是恶,而道心是善。^⑦就此而言,上文所引用的“图”中对人心的规定就和李栗谷关于人心道心的前说一致。因而,可以认为,“图”成立的前提条件是“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

2. 假设“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就是栗谷的定论,则“图”不必修改

但是,该“图”并不是“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的“图”,而是《人心道心图说》的“图”。如果能够证明《人心道心图说》里所提出的思想是和“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的思想是一致的,那么“图”也是不必修改的。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本段是对第一种假设的深化与发展。问题在于,“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是

① 李柬(1677-1727)对栗谷的人心道心思想有三处疑问,但是他却认为《人心道心图说》“是晚年定论也,其言至精至粹。凡此三疑,无一毫几微于词句之间。”(《巍岩遗稿》卷七,《与玄彦明丙申》)专门研究栗谷人心道心论的李基镛,也没有发现这个错误。韩国儒学研究权威裴宗镐在《韩国儒学·哲学的展开》(中)一书里,大段引用了《人心道心图说》中“说”的内容,其中就包括人心有善有恶的话语,同时也提到了“图”将人心仅视为恶。遗憾的是,他也并未意识到“图”与“说”的不一致。具体参阅该书第95-96页。

② 谢晓东《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是李栗谷的最终定论吗》,《中国哲学史》2015年第2期。

③ [韩]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先生全书》卷九,第123-124页。《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11册,景仁文化社刊行,1999。

④ 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先生全书》卷十,第148页。

⑤ 李明辉《李玄逸的四端七情论与“道心、人心”问题》,吴震主编《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6页。

⑥ “‘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虽上智不能无此,岂可谓全不是。”《朱子语类》卷七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10页。

⑦ 韩国内外的研究者普遍认为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必须在逻辑上预设道心与人心的相互对立。比如,林月惠:《异曲同调:朱子学与朝鲜性理学》,第319页。

栗谷一以贯之的观点并且也同时是其晚年的定论吗?^① 我们知道,“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是一种不稳定的学说,是栗谷后来所放弃了的。当时,他把人心与人欲相等同,认为人心是恶,从而将人心污名化。在《圣学辑要》(1575年)一书中,栗谷提出“朱子晚年定论,不以人心为人欲。盖人心,只是生于形气者,虽圣人亦有焉。人心为主,不听命于道心,然后乃为人欲。”^② 此处,栗谷就认为,人心易流于人欲,但人心本身并不是人欲。在该书里,栗谷解释道,“问人心道心,是情是意。答曰:通情意而言也。发出底是情,商量底是意。四端,偏指道心。七情,人心道心之总称者也。”^③ 此处,栗谷部分赞成退溪的观点,即四端与道心的同一性,但是以七情涵盖人心道心而否定了退溪的七情与人心的同一性。当然了,比较《圣学辑要》与《人心道心图说》,可以发现栗谷对四端的规定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前者中四端仅仅指道心,^④而在后者中四端却指道心以及人心之善。这就说明,在《人心道心图说》中,栗谷把四端的外延扩充到了人心之善。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但遗憾的是,这个变化在“图”中没有体现出来。在“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中,人心是恶,此时四端当然只能指道心。一旦《圣学辑要》确定人心有善,其后果有二:一是四端便会涵盖道心及人心之善,二则是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就不复成立。至于七情,栗谷一向的看法都是认为其是人心道心的合称。据此可以得出结论,“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至少在《圣学辑要》中就已经解体了,更不用说七年之后的《人心道心图说》了。

3. 《人心道心图说》中的“图”是否是《圣学辑要》中的?

我们再设想一种可能性,就是《人心道心图说》中的“图”是否是《圣学辑要》中的,而被后人误收进《人心道心图说》? 在我看来,这个假设有一定的解释力,即“四端偏指道心”的说法和“图”是一致的,而七情(“总名之曰七情”)涵盖人心道心的说法和“图”也是一致的。但是,《圣学辑要》中对“人心”的规定是,“朱子晚年定论,不以人心为人欲。盖人心,只是生于形气者,虽圣人亦有焉。人心为主,不听命于道心,然后乃为人欲。”换言之,人心流于人欲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人心也可以上达为道心。但是,《人心道心图说》中的“图”则只是凸显了人心流于人欲的可能性,而完全忽略了其也可能上达返天理(道心)。从这个角度而言,该“图”也和《圣学辑要》是不相容的。此外,要假设《人心道心图说》中的“图”是《圣学辑要》里面的,也缺乏事实上的依据。这里仅仅指出一点,即《人心道心图说》与《圣学辑要》都是栗谷上呈给朝鲜国王的,其严肃性可想而知。退而言之,如果《人心道心图说》中的“图”是《圣学辑要》的,那么《人心道心图说》这个名称也就无法成立,而应该称为《人心道心说》。故而,上述假设不成立。

三、“图”出现错误的可能原因分析、图错的后果及修正

在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该图的确有误之后,我们继续沿着这个理路展开分析。

1. “图”出现错误的可能原因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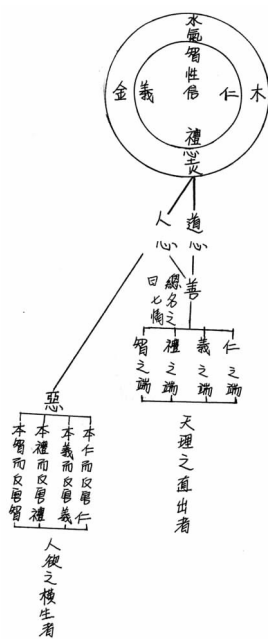
在笔者看来,出现错误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类:第一,非学术原因;第二,学术原因。就非学术原因而言,笔者以为,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栗谷自己的“图”没有问题,而是在出版的过程中刻字的工匠(活字印刷)弄错了。我们知道,栗谷的全集是门人在他身后编辑而成,没有经过栗谷的审查。也有可能是栗

^① 韩国学者宋锡球就认为该说是栗谷保持终身的观点,具体论述参阅氏著《李栗谷》第130页。

^② 《栗谷先生全书》卷二十,《圣学辑要》(二),修己上,穷理章。

^③ 在和牛溪辩论道心人心问题时,栗谷就曾经说过,“四端专言道心,七情合人心道心而言之也。”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先生全书》卷十,第149页。可见,四端与道心的同质性是栗谷长期持有的观点,在其末年的《人心道心图说》中才最终有所变化。

谷自己无意中发生了疏漏,从而造成此一大错。^①就学术原因而言,不排除是弟子们因为对栗谷人心道心思想的理解有偏差,误以为本来是对的图出现了错误,故而在编辑过程中擅自把人心指向善的那条连线删除了。在笔者看来,至少有两种理解偏差可以导致这种结果,其中一种是为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就是栗谷的定论。其实,在韩国儒学中,主流的看法就是认为该说是李栗谷的主要论点。^②在这种情况下,编辑者认为老师的图有问题而擅自删改,是完全有可能的。另一种就是以为在栗谷的晚年定论中,人心之善其实就是道心,人心之恶就是人欲,故而就没有必要在人心与善之间有一连接线。“许晟甫问‘人心有善有恶,道心纯善无恶,人心之善亦道心也。’振纲答曰‘人心之善,亦可谓之道心也。虽然,忠于君,孝于亲,道心之属,而原于性命之正。饥欲食,寒欲衣,人心之属,而生于形气之私。人心道心,各有所主而言也。若以人心之善,专谓之道心,则圣人只有道心而已。朱子何以曰‘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也哉?’^③先生曰‘是。’”许晟甫秉承善的一本说,认为既然人心有善有恶,而道心纯善,所以可以得出人心之善的实质就是道心的结论。如果编辑者有类似于许的思路,那么他就完全可能删除其师(李栗谷)在人心与善之间原本存在的连线。就学术原因而言,是否有可能是栗谷有意为之呢?在笔者看来,这种可能性极小。如果将人心之善归入道心的范畴,则人心只剩下恶的属性,这样就与圣人也有人心(“虽上智不能无人心”)的说法相矛盾。此外,栗谷又是明确持有两种善立场的。^④所谓两种善就是指人心之善是独立于道心的,因而存在可善的人心与纯善的道心这么两种善。^⑤在这种情况下,“图”



将人心只指向恶就不可能是栗谷故意为之。况且,栗谷在“说”中根本没有给出相应的关于“图”中人心只指向恶的原因说明。

2. “图”错的后果

《人心道心图说》是研究栗谷人心道心思想的核心文本,如此重要的材料中却出现了“图”与“说”不一致的错误。在笔者看来,上述错误至少造成了以下严重后果:第一,显性的后果之一是,“图”与“说”构成了两张皮,即“图”“说”自说自话,“图”“说”分离。第二,显性的后果之二是,说明栗谷在撰写该文本时的思维有不够清晰之处。“说”的前后文中对四端是否涵盖人心之善有不同看法,“图”至少在人心是否有善这一点上和“说”唱反调。第三,隐性的后果是,相当程度上导致栗谷发展人心道心思想的意图失败。这是因为“图”对于人心的规定是恶,这点和栗谷的人心道心前说较为接近,而和后说有明显距离。在后说中,他已经对人心的价值属性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进而指出人心不仅有恶而且有善,因此人心是合善恶的。此时栗谷的思想实际上已经从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转变为人心道心统一说,即道心为主人心听命。“图”的错误可能会误导大家怀疑栗谷是否明确发展了其人心道心思想,从而认定

① 韩国儒者尹凤九(屏溪,1681-1767)就是这个看法。他说道“但人心下一小脉,连于善字边,乃可以明其兼善恶之意。而无其小脉者,或失照勘耶。”(《宋綱汝栗谷〈人心道心图说〉讲说》,《屏溪先生集》卷三十八)但是,屏溪只是怀疑在“人心”与“善”之间缺乏一条连线,其原因可能是偶然的失误。本文却对此予以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证,同时还辅以四端亦涵盖了人心之善的论证,从而得出较为可靠的结论。

② 林月惠《异曲同调:朱子学与朝鲜性理学》第304页之注释4。

③ 《栗谷先生全书》卷三十一·语录上,金振纲所录。

④ 谢晓东《精微之境:李栗谷对人心、道心的诠释》,《学术月刊》2015年第11期,第26-34页。

⑤ 在韩南塘(元震,1682-1751)的《人心道心说》(《南塘先生文集》卷三十)中,他非常清晰地阐释了李栗谷的这个思想。具体分析可以参阅拙文《韩南塘论道心人心之关系》,《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6期,第31-40页。

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是他的终身不变的观点。^①

3. 如何修改?

那么,如何修改“图”与“说”之间的不一致呢?笔者认为,只需在“图”中的“人心”与“善”之间加上一条连线,^②以补充其对应关系。一旦这么修改,就既明确了人心不是纯恶的而是有善有恶的,又同时满足了四端不仅指道心也指人心之善。为了形象化这个修改,可以参阅左图。仅仅一条简单的连线,就同时消除了《人心道心图说》中“图”与“说”之间的两处不一致。可见本文有巧合之处:两个不同的矛盾,解决方法却是同一个。于是在修改后,“图”错所导致的一些后果就得以避免,从而对于正确理解栗谷的人心道心思想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栗谷先生全书》即将交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笔者建议相关方可以考虑修改原图,或者加一个脚注提醒读者原图可能有误。对于栗谷学、韩国儒学以及东亚儒学研究之深化,希望本文能够起到一点促进作用。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向世陵

冯友兰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召开

2016年12月25日,冯友兰研究会于太阳城召开理事会,研究会会长陈来主持了会议。会议回顾了前一阶段研究会工作,并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了讨论。冯友兰先生的女儿宗璞女士针对冯学研究的现状和冯友兰研究会未来的发展,作了讲话。

会议确立了新的学会领导机构:余敦康、牟钟鉴、蒙培元、李中华、陈战国为顾问。陈来任会长,胡军、李景林、乔清举、陈鹏任副会长。乔清举兼任秘书长,赵金刚任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为:冯钟璞、单纯、陈晓平、陈鹏、范鹏、柴文华、陈来、陈少明、高秀昌、胡军、干春松、刘爱军、田文军、李景林、李翔海、聂振强、程志华、乔清举、张志强

^①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林月惠研究员也认为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就是栗谷的定论。那么,其观点的依据之一是否就是该图呢?换言之,她是否受到了该图的影响呢?在我看来,完全有这种可能性。林的观点可以参阅氏著《异曲同调:朱子学与朝鲜性理学》第304页。

^② 当然了,从逻辑上也完全可以倒过来,即认为《人心道心图说》中的“图”没有错,而是“说”错了。不过如果这么假设的话,那么整个“说”就崩溃了,而“图”也无法独存。